

小说连载 南山

◎高亚平

何远匆忙道了谢，赶紧给妻子打电话，电话通了，妻子果然在医院，说话有气无力的，让人听了心碎。何远给王力招呼了一声，又给王建军交代了一下案子上的事情，就匆匆赶往皇都医院。到了医院后，何远很快就在住院部找到了妻子，妻子住在普通病房里，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，左胳膊上挂着吊瓶，眼睛呆呆地望着天花板，脸色显得很苍白。他叫了一声：“春红！”鼻子就不由一酸，眼中差点落下泪来。

听到叫声，王春红一转头就看到了何远，她挣扎着要坐起来，被何远强行按住。王春红声音微弱地问道：“回来了，事情办得咋样？”何远点头说：“案子破了，抓获了一名犯罪嫌疑人。”“那就好！”王春红说，脸上露出一丝浅浅的笑。

“小龙呢？”“小龙我昨晚托付给了一位朋友照管，他现在应该正上学吧。”“你到底咋啦？得的啥病？”“放心，没啥大病！”王春红有些勉强地说：“你快去忙你的事吧，我检查一下，住两天院就回来。瞧我这破身体，老给你添麻烦，让你分心费神，实在不好意思。”“说啥呢！”何远怜爱地用手堵住妻子的口，“以后再不许说这样的话。”王春红轻轻地点了点头，眼角有泪流出。

恰在此时，有医生推门进来问道：“谁是病人的家属？来一下！”何远答应着，连忙跟出了病房。医生很年轻，也就三十五六岁的样子，穿着白大褂，戴着副眼镜，看上去文质彬彬的。在走廊里，医生注视着何远问道：“你是病人什么人？”“丈夫。怎么了？”医生望着何远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：“跟我去一趟办公室吧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”

何远的心陡然收紧，一丝不祥的预感如潜伏已久的暗流，没有任何预兆，忽然冲了出来，瞬间就淹没了他的心。关上办公室的门，医生请何远坐下，给他倒上一杯水，才轻轻地问：“你要有心理准备，病不太好，我们初步诊断，可能是胃癌。当然，这只是初诊，进一步的确诊，还得等三天后活检结果出来。”何远一听，头就“嗡——”的一声，像炸开了一般。尽管他刚才已有了不好的预感，但当这种预感真的变成现实时，他还是不愿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不由又问了一遍：“大夫，你说我妻子得了啥病？”医生语气沉重地说：“你妻子可能患的是胃癌！”

何远顿时就觉得有些天地旋转，他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一把抓住医生的手，急切地说：“求求你，大夫！你们一定要救救我的爱人！”医生同情地说：“我们尽力而为吧！”说完，又是一声长长的叹息。何远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离开医生办公室的，也不知道自己将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切。他眼中含泪，一如木头人般，机械地，一步一步地往前挪。从医生办公室到楼外的花坛边，也就一百米的样子，何远感觉自己像是走了一个世纪，好不容易才挪到。独自站在花坛边，何远真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，真想大声地质问这不公可捉摸的命运：老天爷，你为啥对我如此不公？为啥要如此捉弄我何远？一时间，他想起了和王春红在一起的点点滴滴，他们的相识相知，他们的恩爱，他们的聚少离多……一幕幕的情景，如电影一般，在他的脑中回放，他不由然泪下。

也不知道在花坛边站了多久，何远好不容易才缓过神来，他默默地走进卫生间，用冷水洗了一把脸，待自己稍安定下来，这才轻轻地推开了病房的门。“你怎么了？眼睛怎么红红的？是不是医生对你说了啥？”何远刚一进病房，王春红就发觉他有点不大对劲，就盯着他问。

“我刚到外面花坛边去透了透气，抽了一支烟，弹烟灰时没小心，让风把烟灰吹进了眼中眯了眼，我揉了揉。是不是眼睛有点发红？”何远连忙掩饰说。“医生也没有说啥，就是让再继续交费。”“原来是这样！你抽烟也不小心点？”王春红嗔怪道。

“下次小心！”何远说着，坐到床边，万分爱怜地抚摸着王春红的脸庞。多日不见，王春红脸色发黄，面庞明显消瘦了许多。何远心中在滴血，在流泪，但更多的是感激和愧疚。是啊，这么多年来，都是妻子在用她柔弱的肩膀担负着这个家呀，为了他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，妻子的付出太多了，牺牲也太大了。自己作为丈夫，对这个家照顾得太少了。如果命运能眷顾自己，如果妻子的病能好起来，自己一定不能再像过去那样，光顾了工作，而忘记了家庭的责任，忘记了作为男人，作为丈夫的责任，一定要尽力照顾好自己，珍爱自己心爱的女人。

王春红静静地躺在床上，紧闭着眼睛，任何远轻抚她的脸庞，她的秀发，她感到幸福极了。而窗外，明丽的阳光正如瀑布，哗啦啦倾泻向大地。房屋、草木上流光溢彩，让人心醉。（未完待续）

二郎山上忆往昔

往昔

◎楚江舒

二郎山，大渡河和青衣江的分水岭，郁郁葱葱，绵延天边；老垭口，承载时代记忆的所在，日渐荒芜，淡出视线；川藏线，一条连接东西的生命线，活力四射，一路向上。



此生缘结 318

G318线沿线有许多大山，其中尤以川藏线（成都至拉萨）途中的大山让人难以翻越，翻越之后又难以忘怀。其中，二郎山是所过的第一个垭口，过了二郎山垭口，无论地貌、气候、人文，都呈现出另一番景象。

二郎山属邛崃—夹金山系南延山脉，是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雅安市的南北向界山，也是青衣江和大渡河的分水岭。二郎山隧道未开通前，G318线正是从海拔3200米左右的二郎山垭口通过，逶迤向西渐行渐远，直达苍茫而高远的雪域高原。

二郎山海拔虽然是G318线川藏线上高山中海拔较低的山，但是山路难行，经常大雾锁路，山道巍峨险峻，是川藏线第一道咽喉险关，素有“前路川藏线，天堑二郎山”之说。

经常往来川藏线的人们都知道，翻越二郎山先后有三条路，每次更新，翻越二郎山的高度都会下降不少，距离也会缩短不少。从新到老，大家都习惯的称之为“雅康高速二郎山隧道”“二郎山隧道”“二郎山老路”。

1999年12月7日，二郎山隧道基本建成并实行试通车。当年总投资达4.7亿元的二郎山隧道，是川藏线改造的咽喉工程。开工时是国内最长、埋藏最深、海拔最高、地应力最大、地质条件极为复杂的特长山岭公路隧道。甘孜、雅安两地将这一工程列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“希望工程”“头号工程”。项目起于天全县龙胆溪川藏线，止于泸定县别托山川藏公路，全长8596米。其中，二郎山隧道约4180米，别托山隧道约100米，和平沟大桥约120米。二郎山隧道历时5年多修通，不仅缩短线路里程25公里，更重要的是避开了原来翻山时经常遇到的雨、雾、冰、雪、冻、滑坡、坍塌及泥石流地段，结束了延续几十年的单向管制通车，保证了全天候通车，从康定城到成都从以前的一天甚至两天时间缩短到只需要5个小时，可谓打通了天堑，被康巴人民誉为经济社会发展的“第二次解放”。

2017年12月31日，二郎山隧道被全长13.4公里的雅康高速二郎山隧道所取代，老隧道的车流量就减小了许多。但沿途的村镇，还是需要这个隧道来提供运输保障，还有旅游探险和亲近自然的八方宾朋。无论是哪段路，都见证着川藏线在某一时期特定历史环境下所发挥的重要作用。二郎山老路是一个时代，也是“两路精神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当年十八军进军西藏，为巩固边疆建设西藏川藏10余万筑路大军，一边筑路一边进军，二郎山就是第一座天险。当年修建二郎山公路，装载粮食、施工工具等物资都是靠鸡公车和人背肩挑。

2020年秋天，万山红遍、层林尽染，因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，在阔别了20年之后，又踏上二郎山顶垭口。从G318线别托村往上，山路弯弯，林木葱郁，路面年久失修，几近荒芜。太阳当空，在二郎山林场处远眺大渡河，状若长龙，蜿蜒盘旋，动态十足。驾驶员是有着30多年川藏线经历的老师傅，一边小心翼翼地往上，一边回忆当年二郎山老路的艰辛：天全段和山顶段潮湿多雾，泥泞路窄，塌方严重、弯道错车难和事故频发等。同时，他不停地点叨着“车过二郎山，犹闻鬼门关；侥幸不翻车，也要冻三天。”

临近垭口，山雾弥漫，加上道路泥泞，车辆行驶十分艰难，时不时打滑、飘移，让人胆战心惊，足见“吓死人的二郎山”并非虚传。抵达垭口，都十分激动，如见阔别20多年的老朋友。因为多年鲜有人车通过，垭口十分荒凉，但川藏线当年的痕迹仍然。拍照留念之际，随笔以为纪念：

廿载未至二郎顶，今朝再沿老路行。凉风顶顶别托境，干海子上木叶飘。泥泞难接接近近，喜忧参半又惆怅。万类霜天自由竟，寸光一缕万里情。（20年后，工作看点再上二郎山顶G318线老路随笔）

乡土器物记

石坝

◎黄孝纪

每一条游蛇般的细长水坝，上溯其源，总会找到一处拦河石坝。

现在想来，真要感谢祖先的智慧。一条小河从远处的山岭间流来，祖先们逐水而居，筑坝拦河，从河坝的两端开凿水坝，引向村庄，引向开垦的农田，引向依靠水力驱动的磨坊和榨油坊。小河两岸由此阡陌交错，良田广布，村庄相望，鸡犬相闻，世代繁衍而生生不息。

可以说，在湘南山区，每一个大村庄聚居的地方，村前必定有一条或宽或仄的河流，有几道或长或短的石坝。在我的家乡八公分村，村前曲折的河段上，就筑有三道石坝。四条水坝从这些石坝出发，将满坝清澈的河水送到村边，送到两岸广阔的水田，直到村庄的边界，甚至下游的村庄。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，村庄的每一块水田，都能得到充分的灌溉，没有一处闲田。种植的季节，田野一片碧绿。临近收割，沿河上下，放眼是绵延的金黄。这差不多是村庄农田最鼎盛的时期。

三道石坝中，中间的那道与村南的石桥仅隔着两个平行的小河洲，离村庄最近。这石坝，筑在一处自然造就的石台上，此处河面最为宽阔，石坝的长度约有四十米，高约两米。石坝的中央，也是河水最深的地方，开有一个方形的大孔洞，两米宽的样子，向下延伸到河床，上面盖一块厚实的方形大青石板，是主要的泄水泄洪口。平素的日子，这个大泄水口用一根一根浸泡发黑的大松木叠加着拦水。河水从松木间的缝隙里喷射而出，冲刷洞口里长满光滑青苔的石壁和底板，冲向前面的石头河床，白花花地翻着波浪，奔入两个河洲中间的深潭，流向下流，流向石坝。在靠近主泄水口的地方，石坝顶上还开了几个方形的小豁口，一步宽，小腿深，是河水漫溢的通道，一道道白色的瀑布，越过石坝，跌落进坝下的石潭，日日夜夜，水声喧哗。

石坝上下，是我们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乐园。石坝下的两个碧草青青的河洲，生长着一些灌木和乔木，有人常把几头牛放在上面，任其悠闲地啃嚼。夏秋间，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村里的孩子和少年，三五成群，赤裸着，泡在水里，只露出一个湿漉漉的头，在河洲边的小石洞小泥洞里掏螃蟹。或者用盆子斛干小石滩的水，捉鱼虾沙鳅。石坝上游，水面开阔，更是一村大人孩子洗澡游泳的天堂。那时我们很顽皮，常常爬到石坝主泄水口光滑的孔洞里，任松木间喷射的水流冲击我们光裸的身体。有一次，我猛然抬头，看到那块宽厚的大青石板的中央，竟然雕刻了一个大圆圈，里面有两条盘曲的大鲤鱼，一条刻着鱼鳞，一条没有。我很

好奇，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图案？成年后，我才慢慢明白，这是一个阴阳太极图，是镇水的图腾。

石坝也是村里女人洗衣洗被的地方。一年四季，晴好的日子，石坝上总能看到主妇和姑娘们，或者蹲在石坝上，或者卷着裤腿站在那几个漫水通道里，正俯身低头，用木槌敲打衣物，面前放着木桶或盆子。漂洗干净的被子，她们往往拧干了就直接摊开在河岸的青草上，或者河洲的灌木上，这是上好的天然晾晒场。

而这石坝，只在靠村庄这端，开凿了一条水坝，通往村前广阔的水田，通向村北河边的榨油坊。在严寒的隆冬，有两个多月的时间，水坝满满的清流驱动着榨油坊巨大的水车日夜不停地旋转，带动大瓦房里的碾槽系统，碾碎烘干的油茶籽，碾成粉末。村庄周边山山岭岭来摘下来的油茶籽，年复一年，全都在这里汇集，打榨成一担担油篓满满的透亮亮异香扑鼻的新茶油。

而就在石坝的岸边，这条水坝的起源处，是村庄的磨坊。这里是一个四合院，院门旁边也有一架黑咕隆咚的大水车。村人就在这里磨麦子，碾米。我们上小学三年级，就要到河流上游的邻村羊鸟学校，每天上学往返，只要不是涨水溢坝，就经常从石坝上走过。天晴的日子，磨坊小院里的坪地上，晒满了一架一架的挂面，密集如帘，细长及地。我们也常进去观看，耸着鼻子，吸那满院散发的面香。看端筛子筛条慢理，双手取了三两杆晒干的挂面，提举着，铺放在木板上，抽出竹竿，拿了大板刀，卡擦卡擦，一截一截切断，捆扎。这些面条，是我们一年中并不能经常吃到的菜肴。

磨坊与榨油坊之间的这段水坝，有两个泄洪口。春夏间涨洪水的日子，两个泄洪口的大石板挖开，洪水泄入河流。那几天，长长的水坝干涸，只有一些浅浅的余水。村里的大人孩子，拿着桶子盆子，双手挖泥，将水坝截成一节一节，斛干水，捉鱼虾，挖泥鳅黄鳝，收获颇丰。待河水渐渐清澈，两个泄洪口重新堵上，水坝又是满满的清流荡漾。也常有妇孺，拿了小捞网，沿着水坝，捞岸边水草里的小鱼虾。

扫一扫 更精彩



康巴传媒



甘孜发布